



文学新观察



多媒体时代 传统文学期刊何以立足？

舒晋瑜

日前，大型文学期刊《收获》迎来创刊55周年。在多媒体时代的竞争和挤压下，《收获》顽强而坚定地成长着，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和纯粹性，实在不易。

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和纯粹性是立足之本

对于从《收获》起步走上文坛的作家们而言，他们更看重《收获》对于新作者的重视。从维熙特地赶来上海，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1981年，从维熙根据他在下放劳动中的真实经历写出《远去的白帆》，投给北京一家刊物后却遭遇了退稿。巴金看到这篇小说后马上拍板在《收获》的重要位置刊发。“巴老为我文学这创作的重生点了一把火，也使我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从维熙说，从此他选择把重点作品在《收获》上首发。

新时期以来，《收获》刊发的作品，表现了几代作家以极大的勇气直面现实，批判和反思的精神。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高扬，呈现了对人性觉醒的探索，在理想和现实间选择的两难。《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赢得了广泛共鸣。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的《收获》，还是新人亮相并为文坛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收获》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

余华说，自己有3/4的小说发表在《收获》上，不能说自己是在《收获》上发表小说最多的作家，但比例肯定是最高之一。莫言没有赶上“先锋作品专号”，但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多，莫言说：“1985、1986、1987年，这3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

学者们关注到，《收获》的编辑理念是它在今天的多媒体时代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颔记得，巴老对《收获》的题词是“把心交给读者”。巴老希望《收获》由读者养活。有读者看，杂志就有生命力。巴金坚持新时期的《收获》不登广告。他大概早就意识到经济对文学对文化可能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他要为中国的文学界文化界保留思想文化的净土。

半个世纪以来，《收获》随着时代的脚步常变常新，但也有它始终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新文学精神的倡扬。从某种角度讲，“变”会让一个杂志跟上时代的脚步，而“不变”中又能看出一个杂志的成熟大气，能够看到一种文化积累的韧性。学者周立民指出，《收获》是国内最早取消了行政拨款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的文学期刊之一。不放弃理想，不向商业化文学低头，充分地利用市场条件，化不利为有利，以自己的方式高扬了文学理想，《收获》的探索和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和繁荣文学期刊和文学事业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范例。

传统文学期刊 抢占电子阅读市场 面临三大难题

2012年第六期《收获》发表贾平凹新作《带灯》后，很快，龙源期刊网上只需花6元便可阅读整本期刊。

如果你是读者，会花15元去报刊亭购买一本《收获》，在淡淡的墨香中品味引人入胜的故事呢？还是随意打开电脑，轻点鼠标在屏幕上浏览同样的情节？

无论哪一种答案，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电子阅读市场的拓展，将是所有纸质出版物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近年来尤显生存窘境的文学期刊。今年《纽约客》的财务报表显示，电子阅读的收益已经超过纸质媒体。而中国，仅以作家出版社为例，今年与中国移动的合作，已使成百上千的作家受益，甚至有些作家的电子阅读市场收益远远超出其同名纸质出版物。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著作权不清晰，文化生态环境不净化，中国的数字出版和电子阅读无从发展。他的说法代表了很多文学期刊的顾虑。即便归属于北京出版集团，《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也依然忧心忡忡。据悉，集团在北京设立了数字出版平台，《十月》在此平台上具有独立空间可以操作，但是目前仍没有开始付

带来的诸多变化。

至于电脑，我是近10来年才开始接触，没有专门学习，甚至也没有认真看过一本关于电脑的书，只是断断续续地跟孙子辈在电脑上偶尔看看新闻、打打字。所以，对于电脑和网络，我顶多算一个刚刚发蒙的小学生。虽然，我年轻时学过汉语拼音，但因为不是北京人，所以，用汉语拼音打字，常常出现误差，以致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是有些费事的。

今年，我已迈过75岁的门槛，遭遇一场大病之后，有时看书或看电视的时候便感到有些精神不济。正好，这个时候，我孙子在我书桌上安好一台旧电脑。我忽有所感，学着敲打出一篇小文章。这时，竟感觉越敲打越有兴致，越敲打越来精神。事后想来，这敲打文章，为什么会来精神呢？也许是又动脑子，又动手，而且文章的构思激发了我的情致。于是，愈有情致，便愈有精神。

近日，我逐渐了解到：现在，通过网络办事情，几乎是无所不能。吃饭，网上叫外卖；购物，网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坐火车、坐飞机，网上订票；出去旅游、住房，网上预订；看书、看电影、电视，都可以网上看；写信，用电子邮箱，在电脑上一点，对方立刻就可以收到……前不久，我突然想念在家乡年迈的大姐和姐夫，孙子给我接通了视频，我马上通过视频，就见到了大姐和姐夫等一大家子人，而且通视频，交谈甚欢，真如一家欢聚，其乐融融也。甚至，今天我们不用电脑，用手机、iPad，随时都可以办到上述的一切。因此，有人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电脑，现代人真不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了！

生活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周围的一切日渐全面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每一举手投足，无一不触碰到现代网络、现代信息。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现代化”。

“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评选揭晓

由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日前在京举行，李存葆的《一默斋主》、梁晓声《父亲与茶》、陈奕纯《丽江不哭》、王宗仁《青藏写意》、鲍尔吉·原野散文《井》、贾凤山《走近防川，走近土字牌》等9篇散文获得一等奖，田华的《兵》获得“军旅散文奖”，周亚鹰的《我是城管》一书获“新锐奖”。这些作品具有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感，饱含真情。年会期间，还举办了“周亚鹰散文作品研讨会”、“2012中国散文配乐朗诵会”、“散文讲座”等活动。

《亲爱的素燕》记录海外学子心灵成长

旅居英国的台湾女作家素燕的新书《亲爱的素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个刚到英国的懵懂台湾学生通过电子书信接受一位天津大学教授指导学习英国古典诗词的书信集。两位作者结合素燕的成长经历互动思考着现实与梦想的系列话题：成长的智慧、孩提的梦想、工作的曲折等，通过对英国古典诗词的阅读、理解和探讨，依旧扎根于社会现实的素燕深切体会到了归属感。这本书是一个海外学子的心灵成长记录。

费阅读。“版权操作难度不小。”

陈东捷指出，目前国内数字出版尚处于创立初期，许多方面还处于无序状态。一方面，数字媒体产生的真实收益难以掌控。另一方面，多家网站、论坛存在严重的侵权行为。但数字媒体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平台，已是大势所趋。将来《十月》有可能自己在数字平台上做电子阅读的拓展工作。

虽然目前已有的一些电子阅读方面的合作，但是在与《知音》、《家庭》等期刊的同台竞争中，传统文学期刊的竞争力在偏重通俗与大众的网络平台上似乎不显优势，如果不用心运作，很容易被淹没在浩瀚的期刊丛林中。《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介绍，《人民文学》(包括外文版)在开发电子阅读市场方面，与苹果公司、中国移动、亚马逊网站等的合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有些已签订合同，2013年将会有《人民文学》电子版，可以方便读者电子阅读和在网上购买刊物。

程永新说，此前他们与国内一家期刊网签订5年合同，规定刊物出版后全文刊载于网络，期刊网每年支付一两万元稿酬。这种合作客观上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监督，无法确认作品在网络的点击率，且所付稿酬远远比不上《收获》为作家支付的稿酬标准。

问题接踵而来。一是作家觉得对刊物的授权仅限于纸质媒体，电子版应是另外的交易；二是很多兄弟刊物不打招呼，随意选载，使作家和原刊的权益受损；三是来自发行部门的调查显示，电子阅读的开发对纸质刊物的发行造成一定损失。

程永新说，但是文化生态环境不能彻底改善，将影响到电子阅读市场的开发。文学边缘化的事实，使文学刊物早已失去20世纪80年代呼风唤雨的号召力。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对读者、对图书市场都带来一个刺激，但是文学边缘化并不会因此而有何改观。而从整个文化、图书出版市场看，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程永新表示，纯文学杂志要努力学习电子出版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大的趋势。

走向纸质出版，传统文学期刊的阅读对象也将面临年轻一代的选择。《十月》、《人民文学》、《收获》在关注年轻作家方面都做出努力。

“巴金编辑思想的核心就是出作品出人，这是《收获》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但在新媒体时代，《收获》也需要在电子阅读和经营方面跟上时代的变化发展。”程永新说，《收获》刊登了年轻作家七董年的小说，她的粉丝们纷纷询问哪里有电子版可以阅读。这其实也是《收获》一向推崇的，即“时刻保持敏锐，时刻注重观念更新，时刻奉献文学的顶尖之作”。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传统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问题或许越来越多，但正如施战军所言，刊物最终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网上阅读可能会与纸质阅读分庭抗礼，并慢慢显示强势，纸质阅读却不会消失，文学期刊依然是作品发表和读者阅读的重要平台。

老年人的 现代化生活

胡德培

近些时日，我越来越深深地感觉到，与年轻人比较来说，老年人似乎更需要现代化。

过去，我们每月发工资，是到财务室签字去直接领取现金。后来，是单位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一个存折，由自己到银行去取款。现在，工资和退休金都发在银行卡里面。拿着银行卡，到ATM机上(这种机器到处都有)，随时可以取款。近来，这种机器更方便了：无卡、无折，都可以存款转账。亲友在外地或者出差，需用钱，子女交学费或在海外留学用钱，你只需要用手指头在机器上一点，所需用的钱就过去了。这真是太方便了！

这种“现代化”的方便，如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出去，坐车、刷卡。吃饭、刷卡。购物，刷卡。住店，刷卡。上天、下地(坐飞机、坐地铁等等)，一律都可以刷卡……可以说，如今刷卡走遍天下。

我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编辑。以前，是在纸面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编。编好后，发到工厂，排字工人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按顺序排好，铸成铅板，再到机器上去印。然后还要装订、裁切成一本一本的书，才能给人们阅读。现今，一些卖图书的实体店店慢慢难以维持，必须以多种经营来吸引消费者。纸面文学，已远远不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能够得到更多的受众，赢得更多的欢迎。以致有人为传统纸面书籍的存留价值而生隐忧。

这是如今科技发展，社会生活走向信息化、网络化所

带来的诸多变化。

至于电脑，我是近10来年才开始接触，没有专门学习，甚至也没有认真看过一本关于电脑的书，只是断断续续地跟孙子辈在电脑上偶尔看看新闻、打打字。所以，对于电脑和网络，我顶多算一个刚刚发蒙的小学生。虽然，我年轻时学过汉语拼音，但因为不是北京人，所以，用汉语拼音打字，常常出现误差，以致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是有些费事的。

今年，我已迈过75岁的门槛，遭遇一场大病之后，有时看书或看电视的时候便感到有些精神不济。正好，这个时候，我孙子在我书桌上安好一台旧电脑。我忽有所感，学着敲打出一篇小文章。这时，竟感觉越敲打越有兴致，越敲打越来精神。事后想来，这敲打文章，为什么会来精神呢？也许是又动脑子，又动手，而且文章的构思激发了我的情致。于是，愈有情致，便愈有精神。

近日，我逐渐了解到：现在，通过网络办事情，几乎是无所不能。吃饭，网上叫外卖；购物，网上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坐火车、坐飞机，网上订票；出去旅游、住房，网上预订；看书、看电影、电视，都可以网上看；写信，用电子邮箱，在电脑上一点，对方立刻就可以收到……前不久，我突然想念在家乡年迈的大姐和姐夫，孙子给我接通了视频，我马上通过视频，就见到了大姐和姐夫等一大家子人，而且通视频，交谈甚欢，真如一家欢聚，其乐融融也。甚至，今天我们不用电脑，用手机、iPad，随时都可以办到上述的一切。因此，有人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电脑，现代人真不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了！

生活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周围的一切日渐全面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每一举手投足，无一不触碰到现代网络、现代信息。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现代化”。

渔歌子·北海

李静风

金顶光明白塔低，小西天外见须弥。山倒耸，水涵漪，浮云蘸出绿杨丝。
倒折枯荷盖影儿，水禽闲戏啄锦衣。空风舫，渺龙髭。斜阳古殿落迟迟。



童年

刘 鹏摄



乡野芬芳

苗青摄

当下的儿童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走向、故事框架上逐渐呈现出两种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传奇化，二是碎片化。这两种趋势的出现，一是市场的喧嚣使然——传奇化容易使阅读变得更有吸引力，而碎片化则让阅读变成了一件最轻松的事情，使作品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这两者都是市场特别要求于作家的；二是作家的才力使然——那种对生活的敏锐捕捉、精确取舍以及不动声色的呈现都是需要相当的功力的，是对作家能力的一种更高的要求。

一篇一篇地看完玉清的短篇小说新作集《地下室里的猫》，心里非常惊喜，好像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有着扎实的生活细节、有着精心的构思和裁剪，并带来强大的冲击力的作品了。

玉清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作家。一般来说，写少年小说的作家们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性格的区分的，男作家笔下的叙述主体大多都是男孩子，女作家笔下的叙述主体大多都是女孩子。玉清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如此得心应手地既以男生为叙述主体又以女生为叙述主体的作家。他笔下的男生，是非常纯粹的男孩子，他们的性格、心理，他们做事的方式、习惯性的语言和动作，都是非常纯粹的男孩子的模式，比如这本集子里被称之为“纯真年代”系列的《我们谁会当叛徒》、《防空洞》、《洪荒青给了吴清华两个银毫子》等作品。他笔下的女生，也是非常纯粹的女孩

子，她们的交往和表达，她们的心思和做派，也都是非常纯粹的女孩子的模式，比如这本集子里的《手拉手》、《与诗人在一起》等作品。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玉清在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发表了一批以女生为叙述主体的短篇佳作，还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争议和探讨。

也许只能这样说，玉清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写作者，他进入写作的模式

捕捉生活细节的猎手

——张玉清少年小说印象

谢倩霓

以后，他就没有了自己，他只以细节说话。所以，在玉清的作品中，细节呈现着非常鲜活的面目。它们被一个敏锐而耐心的猎手从生活的原野里捕获了来，以一种非常原始的面貌直接裸露在作品中，没有粉饰，没有伪装，自然而然，随遇而安，但同时又充满着一种饱满、传神并且富有生命力的状态。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玉清用这样的细节，在自己的作品里，特别是关于男孩的那一部分作品里，冷静、甚至有点冷酷地呈露了男孩世界中不自觉的“恶”的一面——对于人性恶的揭示，素来是儿童文学作品中比较忌讳和审慎的一个不明区域。玉清这一部分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是费心费力地“揭示”，而是漫不经心地“呈露”，这样的呈露没有预谋，没有目的，经常由一种纯

一条秧上 能结多少瓜

蒋建伟

大雪快来的时候，大地被北风刮得空荡荡的，庄稼都收光了，牛驴等牲口都累坏了，虫子们都冻死了。手头上剩下的活计，也就是堆几个玉米棵垛、芝麻秸垛和豆子秧垛，把玉米棒子晒干，把一棵棵未开的棉花桃子晒干，坐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剥玉米粒、择棉花，一点点打发掉冬季的时光。

印象里，有这样一个懒汉。

他的名字，是一件农具的名字，我们都会叫那个名字，但书上没有那个字。不论是谁，只要用了那种农具，都会联想到他各种各样的活法，耻笑他，一直到他死了，大伙还在叫那件农具，想一想，给他起名的那个爹是多么智慧啊。有印象的，是若干年前的麦罢时节，农人们正踏着金灿灿的麦茬儿种秋，他怕干活，一心图省劲儿，也不知道要种什么庄稼，就在家睡了几天，等到别人家的玉米豆子芝麻发芽时，他还没有想出来。有人跑来劝他，说再不种就来不及了，他请那人帮他参考，谁都知道他是个懒汉，谁敢参考呀？无奈之下，他买来满满一筐红薯秧子，随便齐齐整整，就胡乱种下了，连水也懒得浇，一拍屁股早不见了人影。那一年，雨多风多，他家的红薯长势贼好，红薯拱破了地皮，秧子都爬到别人的地里了。大伙反倒遭了殃，庄稼涝的涝、歪的歪，几乎都减产，胸口一天比一天堵得慌。后来呢，大伙想起了懒汉的红薯地，就想看他今年到底是怎么个懒法。果然，当家家户户收了种庄稼，又种下了冬小麦，懒汉还是没把红薯秧出来，也不挖红薯地窖，更没有种什么小麦。不隔几天，他就会扭一个篮子，扛着一把抓钩下地，刨出来几根红薯，扛回家慢慢吃，就这样，一直吃到下雪、过年、开春。吃到桃花开的时候，他慢悠悠地把红薯全部刨出来，好红薯留给自己吃，坏的喂老母猪，喂到后来，连老母猪都不吃了。空出来的地里，他全都种上了玉米，两个月之后，他家的嫩玉米棒子就赶集卖开了，听说卖了不少钱。大伙都笑，都说这个家伙真懒，真怪，但他却懒得多么狡猾啊！

带秧类的植物当中，不止红薯一种，倭瓜的产量就非常巨大。瓜类一多，瓜名就起得五花八门，但都是古人起的，我们也想学古人给瓜起名，比方说东西南北与瓜名吧，有东(冬)瓜、西瓜、南瓜，怎么就没有“北瓜”？我们干脆给倭瓜起了个名字，叫北瓜，但大人不可叫“北瓜”这个名，真遗憾啊。倭瓜的“倭”，我猜想有长、大、多、重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秧长、叶大、蔓多、瓜重，不论地头沟边，还是房前屋后，一种，就能活，先长瓜秧子，后开花结果，而且活得非常精彩，特别是过了农历八月十五，倭瓜大大小小滚了一地，顺着那些瓜秧子随便一数，就能数出来一二十个，不管谁，都会越数越笑翻天的。我想自己喜爱上倭瓜，应该追溯到那年月，倭瓜笨笨的，我们笨笨的，有印象的，是某夜做了一半的梦，梦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名字，看不清彼此的五官面貌，只知道我回了故乡大地，庄稼地里滚满了倭瓜，我们在地里一车车拉倭瓜，死去多年的爷爷又活了，竟然在后面使劲推车，忽然，爷爷问我“一条秧上能结多少个瓜”……我想呀想呀，忽然就想醒了。

爷爷是个种庄稼的行家，爷爷这样问我，一定预料到我至今也答不出。每一条秧上，瓜结出来的数字都是固定的，但问题是爷爷问的和我答的，不是同一条秧，那么说，数字肯定也不一样。原来，爷爷是在考我对农事的熟悉程度哩！

庄稼在轮回生长，时光在黑黑白白，从这儿到那儿，从坐到放下，大地上的农事总显得那么细碎而绵长。

粹的游戏引起，和孩童的天性水乳交融地胶着在一起。可是，随着文本的行进和深入，那些看上去仍然是漫不经心的细节却开始让你战栗，心揪成一团，最后将你引入到一种无可挽回的痛惜的境地。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一切的漫不经心其实都是作者的预谋。《我们谁会当叛徒》和《防空洞》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两个短篇小说。《我们谁会当叛徒》中，男孩子们只是在玩一种属于男孩子的游戏，他们谁也不承认自己会当叛徒，所以就以挨鞭子的游戏来进行考验——每个人都挨一下他人用柳条做成的鞭子，谁叫唤了谁就是叛徒。结果，最不可能叫唤的孩子头儿黑子也叫唤了，偏偏最可能叫唤最懦弱的男孩刘臣却没有叫唤。在这篇小说中，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一切都源于孩子们的一种游戏，一种无心；但一切又不能原谅的，因为在这个游戏中，很多属于人类最本质最原始的“恶”都暴露在这里。

玉清就是这样，以一种看似原始实则经过精心捕捉的生活细节的铺陈完成了他对生活的解剖，对人性的解剖。所以他的少年小说作品，表现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面目。

玉清就是这样，以一种看似原始实则经过精心捕捉的生活细节的铺陈完成了他对生活的解剖，对人性的解剖。所以他的少年小说作品，表现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面目。

玉清就是这样，以一种看似原始实则经过精心捕捉的生活细节的铺陈完成了他对生活的解剖，对人性的解剖。所以他的少年小说作品，表现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面目。

